

歐陽予倩全集

柳尚昆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第二卷

欧阳予倩全集

杨尚昆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陆稼林

封面设计：麦荣邦

欧阳予倩全集

第二卷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7.25 插页 4 字数 371,000

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50册

ISBN 7-5321-0633-0/I·507 定价：8.40元



春柳社在东京演出《黑奴吁天录》时戏报(1907年)
(原件存日本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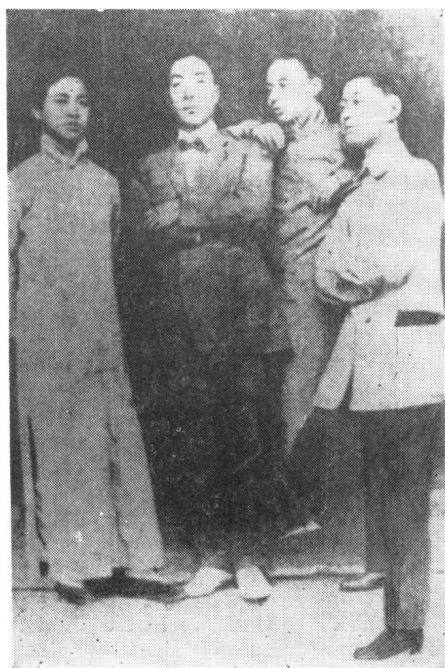


在日本东京与春柳社成员合影(1907年)
前排坐者右第一人为欧阳予倩



春柳社在东京演出《热血》剧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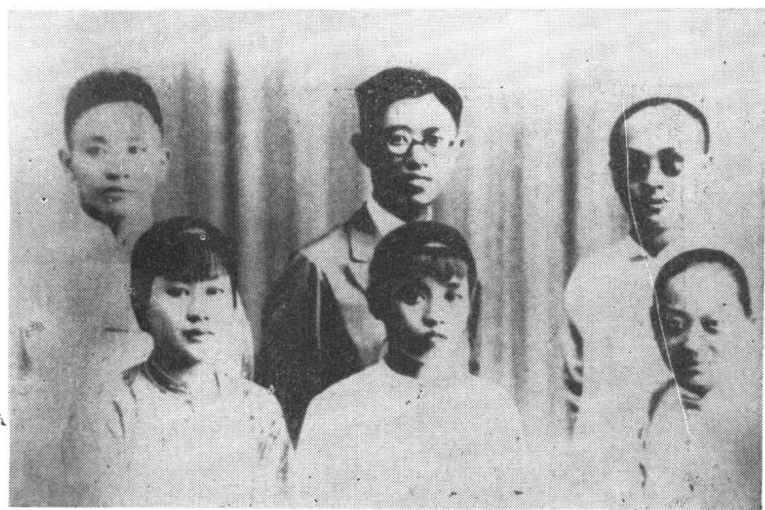
(一九零九年)



『春柳四友』摄于上海新剧同志会(一九一二年)
自左至右：欧阳予倩、吴我尊、马绛士、陆镜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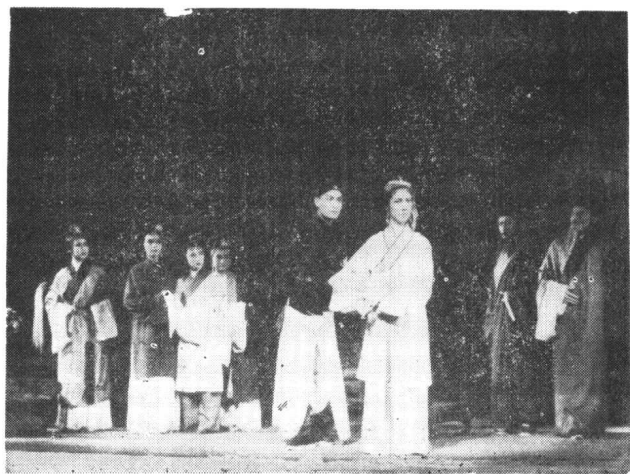
与汪优游合演《不如归》(1916年)
欧阳予倩饰片冈浪子



参加上海戏剧社时欧阳予倩夫妇与汪优游
夫妇、柯一岑夫妇合影(1922年)



参加南国社时留影(1926年)
后排左第二人为欧阳予倩



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《桃花扇》剧照(1961年)

第二卷说明

本卷编入欧阳予倩一九四〇年至一九五九年创作的十个话剧剧本，大体按年代排次。

独幕剧《战地鸳鸯》作于一九四〇年。

五幕话剧《忠王李秀成》作于一九四一年，同年文化供应社出版。一九五六年编入《欧阳予倩剧作选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一九八〇年编入《欧阳予倩文集》第一卷，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。此剧在文化供应社出版时，有作者写的序言，现附录于剧后。

独幕剧《我们的经典》作于一九四一年。

独幕剧《一刻千金》作于一九四二年，同年发表于《文艺生活》。

五幕话剧《旧家》作于一九四四年，同年发表于《新文学》戏剧号一卷四期。

独幕剧《可爱的桂林》作于一九四四年，同年发表于昭平《广西日报》。

独幕剧《桂林夜话》作于一九四五年，发表于一九四六年复刊第一期《半月文萃》，一九八〇年编入《欧阳予倩文集》第一卷，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。

默剧《言论自由》作于一九四五年，发表于一九四六年复刊第二期《半月文萃》。一九八〇年编入《欧阳予倩文集》第一卷，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。

三幕话剧《桃花扇》作于一九四七年，一九五六年编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欧阳予倩剧作选》；一九五七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《桃花扇》单行本时，作者增写了序言，序言附录于剧后。一九五九年该剧又编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欧阳予倩选集》。一九八〇年中国戏剧出版社编入《欧阳予倩文集》第一卷。一九七八年《戏剧学习》（总十期）刊入了作者一九五六年为中央戏剧学院实验话剧院排演《桃花扇》“婚后”、“逼嫁”两场的排演札记，亦附录于后。

九场话剧《黑奴恨》作于一九五九年，一九六二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。一九八〇年编入《欧阳予倩文集》第一卷，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。此剧一九六二年出版时有作者写的后记，现附录于剧后。

目 录

战地鸳鸯(独幕话剧).....	(1)
忠王李秀成(五幕话剧)	(7)
【附录】序言	(122)
我们的经典(独幕话剧)	(129)
一刻千金(独幕话剧).....	(139)
旧家(五幕话剧)	(175)
【附录】后记	(298)
可爱的桂林(独幕话剧)	(303)
桂林夜话(独幕话剧).....	(313)
言论自由(默剧).....	(329)
桃花扇(三幕话剧).....	(337)
【附录】(一)选曲	(430)
(二)《桃花扇》序言	(433)
(三)《桃花扇》排演札记	(441)
黑奴恨(九场话剧).....	(463)
【附录】《黑奴恨》后记	(544)

战地鸳鸯

(独幕话剧)



时 间：有那么一天，一个时候。

地 点：有那么一个地方。

人 物：艺术批评家五、六人(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)

从战地回来的文化人侯自先生

某女士(侯先生的大肚子爱人)

会场的仆人

布 景：一间房子里，墙上贴着一幅字，上写“李恨风新作《战地鸳鸯》剧本评判会”，一张桌子，四、五人围坐；侯自先生从外入，马裤，长统靴，衬衫，大家拍手欢迎，主席(丙)致词。

丙 今天这个集会，是专为李恨风先生的新编的一个戏叫《战地鸳鸯》，我们对这个戏要加以检讨。这个戏目自从演出以来很受欢迎，它的内容也似乎颇有意义，今天在座的各位，都是看过这戏的，我们很想听听，How did you gentlemen find this play，换句话说，就是各位先生对于这个戏的感想怎么样？今天恰好我们的先进侯自先生从前方回来，现在我们欢迎侯先生指教我们。

〔大家拍手。〕

侯 自 兄弟承各位同志的招待，参加《战地鸳鸯》评判会，兄弟没有看过这个戏，但是大体的内容曾经听朋友们

谈过，我大体从艺术、从文学、从社会、从政治，尤其是从抗战方面加以检讨，不能不反对这个作品。我以为最不好的，就是“战地鸳鸯”这个名字——既然是战地，就不能有鸳鸯；既然是鸳鸯，就不能在战地。兄弟从战地回来，只看见千千万万浴血奋斗的英勇将士，和那伟大的，冒着危险，捱着饥饿，流着血汗与军队配合作战的民众，并不曾看见鸳鸯，如果在这种伟大的战地，还要提起鸳鸯，去追求罗曼斯，这种人不是卑劣无聊，就是丧心病狂，民族的罪人！所以，兄弟一看见这个戏的名字，就不愿意再看这个戏，也不愿意再读这个脚本。各位！不要嫌兄弟讲得直，骂这种戏，笔墨是浪费，开会来批评，时间也是浪费，完了。

〔大家拍手。〕

丙 刚才侯自先生的话，实在是时代的……青年的号筒，……的警钟……的金科玉律。他“奥夫霍便”了，就是说扬弃了错误的渣滓，给我们以正确的意识的充分指示，我们只有痛快地、愉悦地、深切地被引起了接受的满意，我们应当一致拥护侯先生的主张，在批评人家的作品之先，作严格的自我的批评

〔大家又拍手。〕

乙 （对邻座的人）你懂不懂他说的是什么？

〔那人含笑摇头。〕

甲 侯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，我们是素来佩服的，不过，事实上侯先生有了漂亮的太太，自然可以不再谈鸳鸯，但是，有些青年，有的找不到对象，有的找到了对象又不能彼此融洽，有的错过了很好的机会，有的又

偶然在工作当中得了机会。人非太上，不能忘情，于是乎虽在战地也有鸳鸯，虽是鸳鸯也并不一定离开战地，这样看来，李先生的作品，也未便一概抹煞，况且，从战地来的……

侯 自 话不是这样讲的，现在是抗战时期，千千万万的英勇斗士都在牺牲他们的性命，为国家民族谋福利，难道我们这些文人连一点小小的性爱都不能牺牲吗？这还成什么话？

〔仆人上。

仆 人 哪位是侯先生？

侯 自 什么事？

仆 人 有位小姐要见侯先生。

侯 自 你说正开会，要她在外面等着。

〔仆人应下。

丙 是谁？

侯 自 不相干的，让她去。

〔一个女人伸进头来，旋即走进来。

某女士 （对侯自）喂！你不是说跟我同到医院去吗？

〔侯自起立；大家都起立，招呼一下。

甲 这位是……

乙 这是×小姐。

丙 这就是侯太太，欢迎欢迎！请坐吧。

某女士 不啦不啦！（一面对侯自说了几句人家听不见的话，好像埋怨的样子）

侯 自 各位请坐！好在我的意见刚才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没有更深切的表示，我现在另外还有一个会……

某女士 是啊，我们还要到医院里去，还要去买棉花，买衣料

……

侯 自 走吧，走吧！……再见，再见！

〔某女士挽侯自手下场。〕

甲 怎么！这是他的太太？

丙 不是他的太太，还是你的太太？

甲 黑天冤枉，黑天冤枉！

乙 怎么，怎么？

甲 他的太太姓毛，人家叫她毛咪咪，我熟得很的，三个月以前还见过的，怎么……

乙 你这个家伙真是少见多怪，老侯到前方去工作，就不许他在三个月里头换一个吗？

丙 非常时期必有非常的表现。

甲 刚才那个女的，好像肚子大了，两三个月，怎么会那么快？

乙 这也是非常表现。

丙 这才是“战地鸳鸯”！

〔大家匿笑，甲摇头。〕

——落 幕

忠 王 李 秀 成

(五幕话剧)